

莫栢霜短篇

天鳳樓叢刊

名家小說

中華民國十二年三月二十日出版
中華民國十二年四月一日發行



著作人 嘉應謝直君
發行人 天臥樓

印刷所 靈生印刷公司
經售處 各省各大書坊

天臥樓叢刻第一編
莫柏霜短篇
實價大洋五角

天臥樓叢刻緣起

某方幼時。即嗜讀稗官小說。如征東、征西、五虎平西、封神、西遊、說岳、二度梅、雙鳳奇緣等書。其名蓋難徧舉。凡坊間庸俚可笑之說部。無不取而徧讀之。狄青、楊令公、岳飛之忠武。蔡山老母、王禪祖師之神怪。杏元、昭君之美麗。竇一虎、豬八戒之滑稽。靡不潛識默記於腦海中。視僅自嫗言僞口得其大概之兒曹。故頗自矜其博識也。以多讀小說故。經傳中古奧難解之字義。理解亦因之較易。背誦亦常較他兒爲迅。已而隋唐三國、東周列國、諸演義、西廂、牡丹亭、聊齋、觚賸、今古奇觀、品花寶鑑、以及各種筆記雜載。莫不取而畢讀。以嗜之篤故。乃至輾轉乞借以求之。父師雖董

責之以讀子史諸書。弗樂也。已覺紅夢、水滸、西遊三書。爲天壤間奇構。非餘書所得及。則繙讀爛熟。而紅樓尤無日不把玩。殆嗜紅成癖。蔣荅生臨川夢曲中。刻劃女郎。因嗜讀牡丹亭以至病瘵。某之紅癡。庶幾似之。追憶兒時癖性。滋覺可笑。弱冠渡扶桑。不忘結習。於彼中名家作品。仍多瀏覽。四五年前。亦嘗東塗西抹而事撰譯。以其稿本。付諸報館書局刊布。迄今取視。卒多巴人下里之作。志惡不能自安。子雲悔其少作。其斯之謂歟。旅居多暇。輒復弄翰爲之。日月已積。裒然成帙。爰努力而爲叢刻之刊行。以靳其童而習之之學。之有進。其中繙譯諸篇。符號標點。多仿東籍。以其書多轉譯自東籍。匪敢自附於新文學。

與柏霜短篇

線起

家之末。以新體自炫也。

民國十一年壬戌歲重陽直君自識于天臥

樓

天臥樓叢刻



莫柏霜短篇序

刻務要找得銖兩悉稱的語言去表現。不肯

莫柏霜 (Jewri Rene Albert Gwyde Mau-

絲毫含混。這是莫柏霜獨擅勝場之處。譯者

passant 1850-1893) 法國人。又譯莫泊山。

平日讀過的小說也不少。但講到描寫刻劃

是十九世紀的自然主義大家。不過十年光

一層。再也沒有莫柏霜好的了。他雖然這麼

景。他著了兩百多篇的短篇。和七篇的長篇。

精細。但用筆却極大膽。關於情慾的描寫。尤

總算得個很努力的作家。他到了四十三歲

其大膽。這更算得是莫柏霜的一種特長。我

上頭。竟就發狂。進了巴黎近郊的瘋癲病院

如此推崇。又紹介他的作品。喜歡講究現社

死了。平生境遇。很是悲慘。他的短篇。比世界

會道德的老先生們。或者不免目爲風俗人

上什麼寶貝都要好。所以得了短篇小說王

心之害。但是在下却很有些可以文過飾非

的徽號。他老師佛洛柏 (Gustave Flau-

的地方。因爲桑間濮上。始于風詩。神女高唐

re 1821-1880) 常對他說。世界上東西。不論

載乎文選。不特足爲中國名家從來不肯諱

是砂。是蠅。是手。是鼻。就在同種類裏頭。也斷

言情慾的證據。就拿中國著名的小說來比

後兩個能數完全相同的。他得了這個教訓。

譬如西廂牡丹亭。水滸。紅樓夢等書。一那部

所以每寫一事。一物。一狀態。一心理。都極深

不拚命把情慾描摹得淋漓盡致。或者比莫

氏的作品。還要利害些也。未見得人們就把 天臥樓叢刻第壹篇 莫柏霜短篇 目錄

他畏得如洪水猛獸。所以中國人——古代式 渾

的思想家——如果發愿要維持其所謂人心 西門的父親

風俗。除非把藝術上的至寶。天地間的妙文。 冰山旅館

全然禁絕不可。並且見仁見智。由人不同。依 頸飾

在下看來。凡是名家。他的筆端。雖然濡染於 兩個兵

情天慾海之中。但總含着無限的社會的苦 瞎子

痛。和人生的悲哀。莫氏文章。感人之深。也就 發見

有此。不過名家下筆之際。祇知道藝術。並不 被棄的

介介於此罷了。 一幅

民國十一年十一月二日直君序于海上旅 菠忒姑娘

寓 摩憐的人猪

聖但特恩

- 第一編 名家莫柏霜短篇
第二編 新著爲怎麼要如此
第三編 新著蟻之旅行
第四編 新著東京
第五編 文學紅樓夢管窺
第六編 名劇毛列魯喜劇
第七編 名家莫柏霜短篇
第八編 名家莫柏霜短篇
第九編 名家莫柏霜長篇
第十編 名家左拉長篇



潭

「毆打致死」

這個，正是婁伯爾魯拿拘在審判廳被告案件的罪名。他是一個賣傢私的商人。

重要的見證，在他傍邊的，有被害者遺孀弗位姆雪夫人，和油木匠路易拉節羅，以及錫匠約翰蕉而丹。

站在他傍邊的是他女人，身材又矮小，又生的醜陋，穿的衣裳顏色，又是黑的，活像一個猴子，扮着女人的裝束。

以下所記的，便是魯拿（婁伯爾）所陳述的這件案子的本末。

「那真是橫禍飛災了！我從來都倒霉，第一倒霉的事體，偏會落到我身上來，這個原來」

我並沒怎的錯處，我把一切的情形，陳個明白時候，諒也定然要明白的。廳長先生，我原是個忠厚人，是個不辭辛苦，勞動起來的人。我在這市內，開這片傢私舖子，已經有十六個年頭了，大家都認得我，從來不肯多事，所以招呼我的也有，信用我的也有，這個，就從我的近隣算起，和這裏頭最不肯多管閒事的號房，都可以給我做證。我喜歡的，就是勞動，並且能節省，儉，我喜歡交遊的，也都是些忠厚老實的人，我的嗜好，也很上等，總算得個安分守己的良民，然而竟會惹下這場禍事，我實在倒霉極了！但這個，我並沒打算要怎樣的。就是現在，我也並沒什麼疚心之處。

『已經有五年的时间了，我和我女人兩個人，每是男人做不來的買賣。但是這東西的脾氣，逢禮拜日，定到巴茜地方過日子。因為一來請你就近處的人問問，並且我如今會惹下想呼吸些新鮮空氣，二則我們都喜歡釣魚，這官司的緣故……噢！那個，請你問問這裏我們喜歡釣魚，簡直和喜歡吃小葱一樣，還有那瑪利那鬼頭，他更極力的慫恿我去，他並不是個好東西，那張口更壞的了，不得這』

『天天只說我是個不中用的人，這個說是回子的禍事，他比我出力百倍，等會子你先生就會明白的。你瞧了他的樣子，也就要知道，不得干淨，我要是拉長耳朵聽他說話，每月道是，全是他所爲呢。』

『我原來雖有氣力，但却是個很懦弱的人，魯拿夫人忽的插口說：

兇暴的舉動，從來也沒有過。但是這壞東西！『你儘說，弄得黑白不分，你就要知道了。』

噢！你瞧！滿面殺氣，就是一個螞蟻，也饒不下的人，背又灣，又瘦，作起壞事來，比鼯鼠還要很毒些。我於他也并非毫無可取，有的，就要栽在我身上的。』

『噢！那自然的事情是由我而起，那罪自然要栽在我身上的。』

又回頭向着廳長續說道：

『請你先生聽着罷，因為這個緣故，所以每到禮拜六日的下午時候，我們都到巴茜

母昔這位先生，他從來占了人的所在，是毫不介意的，胚！我又亂說了，幸而他並沒有在這裏。』

去了，這是因為隔天的清早，就要釣起魚來的緣故了，習慣日久，竟和俗語說的一般，『習慣成了第二天性』了。距今約三年前，也正是夏天。我忽的發見了一個所在，那處有樹陰，水又很深，那深的程度呢，至少也有八英尺，或者竟就有十英尺，正在堤腳下，漾成個窟窿，是魚兒的巢穴，打魚的人見了，沒有不喜歡的。廳長先生，我只當我自己是這窟窿的基督華哥倫布，把這窟窿當做我自己的東西，近處的人，也都知道，所以并沒人來妨碍我，都說：這是魯拿的所在呢。現如勃拉

『我們已把那所在，當做自己所有的一樣，所以，每次都是毫不客氣的，就到那裏了。星期六那天，一到了其處，我和我女入，便坐了的利拉去，那的利拉是什麼呢？正是堅木造的腦威式小船，又輕走的又穩便。我們坐着船，便先去撒香餌，這香餌的東西，從沒有誰及得我，這是大家都知道的。廳長先生，你要是想問我那香餌是什麼東西做的呢？這層我却很難回答，因這個和這回的案子，并没多大關係，而且是我的秘密，無論怎麼樣，我實在不能說的。直到現在，問我這個的人，

至少也有三百人以上，其中有送我潑蘭地的，有送我律克酒的，煎魚以及其他各樣菜，却之不恭，也不知吃過多少。他們無非拿這些東西來引誘我，想叫我開口吐些秘訣，但我只好回答他們：『要魚兒定會來，這個非到其地實地試驗不可。』我那裏就肯將秘法輕易告訴過人家呢……單我女人是知道的……但也和我一樣，不肯多嘴……

『那瑪利不是這樣嗎？』

廳長忽的插口說：

『那些事怎樣都好，你把實情快點子供來罷。』

被告便續說道：

『我正要說個明白了，噢！正是七月八日的禮拜六，我們是搭了五點二十五分的火車去的，和平常一樣，在晚餐前，就把香餌撒下去了，那天天氣很好，我便對瑪利說：『要是這樣，明天斷然得手了！』他也說：『大約是好的。』我們說過這兩句話外，并沒別的說話。』

『片晌，我們都回去用膳了，我因心裏很是暢快，喉嚨便就乾起來了，這就是這回會打這場官司的原因呢！我對瑪利說：『瑪利，這樣上好天氣，我喝杯茄士加姆昔（是有眼的綿製睡帽）預賀我們明天的成功罷。』原來我們說的，就是白葡萄酒，為什麼要把他呼作睡帽呢，因為那酒多喝了，會教人睡不著，所以改了口呼了，這個道理，你先生諒

是明白的。』

『我這麼說，我女人便道：『你想喝，就喝了也罷，只別饞嘴，明早起不得牀時，那就糟了。』他的話很不錯，真個想得周到，他總算得很明白，很賢慧，論理，我原該留神聽着的，只是那裏能穀如此，到底把酒喝了，一切的禍端，也就由之而起了。』

『總言之，我就因此睡不着了，直到兩點鐘時候，方纔眼睛有點子餒澀，以後便呼呼的睡着，那天使叫喚最後審判的聲，我也就沒有聽見了。』

『我說簡單些，就是六點鐘時候，我女人一叫我，我即刻跳下牀來，急忙忙的穿上衣服，洗過顏面，跳上的利拉，那知已經來不及了，

爲什麼呢？我們到得那潭口時，已經被人家占了去了，這種事情，我三年裏頭，也沒遇過一驢，好像眼前的東西，給人家偷了去一樣，我心裏便暗罵：『這畜生真可惡！』霎時，我女人也就責備起來，說：『我不是已經囑付過你麼？你戴上睡帽，怎麼就弄到這個田地！你到底打些什麼主意？還是睡着麼？你就這樣便就沒事麼？沒出息的東西！真個！』我聽着，再也不能和他分辯，爲什麼呢？因爲這些說話，都是很有道理的。我那時也不管什麼，倒想就在那傍邊上了岸，好釣些人家釣剩的，再者，心裏還希望，或者那廝們釣不着什麼，就會自去了。』

『那個男人，是個又小又瘦的瘦子，穿着白

麻布的上衣和背心，戴頂大草帽。那男子的女人是個胖女人，就在他丈夫背後刺繡。」

「我們在那傍邊找尋位置，聽見那女人自言自語道：『除了這裏，再也沒什麼好所在了。』我女人聽見，不由的不生氣，便說：『要是明白道理的，在人家的所在釣的時候，也應該先問一問這裏的規矩。』」

但是我並不想作這無謂的爭執，便對我女人說：『別多說的了，只要裝些不高興的神氣，給他們瞧，也就殼了。』

「我們於是把的利拉繫在柳樹下邊，上了岸後，瑪利和我就坐在那兩人的傍邊釣起來，噢！廳長先生，我這時又不能不說些瑣碎的話頭了。」

「我們坐在那裏，光景不過是五分鐘，那隣坐釣竿下邊的漂兒，已經沉了兩三遍了。我瞧着，只見那瘦子，已把和我腿子那麼大的，不！或者小點子，大約就有那麼大的鱈魚釣起來了！我心裏拍拍的跳，額上淌着汗珠兒，就聽見我女人說：『酒鬼，你瞧，你是沒有瞧見那個的嗎？』」

「可巧，這時有個在波昔做經貨生意的勃魯君，他平日也最喜歡釣河魚的，划着艇子瞧見我，便喊道：『哎，魯拿君，今兒你那所在給誰佔了去了？』我也答說：『正是呢！勃魯君，世上原也有不講道理，不講人情的人呢！』」

「那穿麻布衣的小瘦子，只粧沒聽見，都胖

『婆子，更……』

這時，審判廳長又擡口說：

『謹慎點子，你這樣不是侮辱現在這裏的遺

孀弗拉姆雪夫人嗎？

魯拿忙賠不是，又說：

『這個，總請見諒點子，我不覺的就動了氣

了……那時，還不發十五分鐘，瘦子又釣起

一尾鰻魚了！霎時又一尾！不發五分鐘又是

一尾！』

『我眼裏已含著包眼淚，我女人更是急的

了不得，狗血噴頭的罵着我：『夏！這是怎麼

說，你就這樣瞧着人家，把你的魚都偷了去

嗎？你還想撈什麼！你連蛙也不如！我的手像

火燒一般到底是为什麼來？你試想想！』

『但是，我心裏想：不拘怎麼樣，且等到十二

點鐘再看，那時，這偷魚的，總要回去用午膳，

我就好佔回原位的了。廳長先生，我每逢禮

拜，定規是在那裏吃午飯的，把東西都預備

在的利拉裏頭，誰料十二點鐘到了，那厮却

把新聞紙包着的熟雞取出，他吃着時候，又

把旁的鰻魚釣起來了！

『瑪利和我，也拿東西來吃，只得了一丁，還

不發指頭大，你想：我們吃的東西，還有什麼

味兒嗎？』

『我便拿出新聞紙來，助助消化。每逢禮拜，

我都是在這水邊的樹陰下讀起來的，或者

你先生都知道，那一天的基你勃拉士，正登

着考貝奴的論說呢！那時，我像是很知道考

貝奴似的，和我女人開頑笑。這個，不消說是假的，我不惟和他不相識，并見也沒有見過。這個，怎麼樣都好，他確是一個很能文的女子，他對於婦人，真個算得敢言，我因此就很喜歡他的議論，我想：這樣女子，在女界裏，總算得鳳毛麟角的！

『我和我女人開了頑笑，他心裏原有着氣，自然更是火上澆油，我只好不作聲。可巧，這時，現在這裏的兩位證人，拉節羅君和蕉而丹君，也來到對岸，我們一瞧見了，彼此便都知道的。那小瘦子又下了釣竿了，實在釣得鬧熱，我因心痛，身上止不住發抖，已經發了，不料，那太太又在那裏說：『這裏地方，真好，真妙，我們從此總要長到這裏纔好。』我背

上就如澆了一桶冷水，又聽見我女人說：『你不是男子漢，你皮底下流的儘是雞的血！』他罵了又罵，我實在沒法，只得說：『罷了！我倒想到旁的地方去，犯不着在這裏瞧着白生氣！』

『我這麼說，我女人恨不得拿根燒紅的鐵棒來！在我鼻子下烙一烙，便再罵說：『你不是男子漢！你到了別處去，豈不把這個所在白讓給人家了？你想去，只管去。』

『我心裏也是這麼想，所以當下并沒動身。不料，那廝又釣起一尾勃廉，那個實在大，我從來也沒見過這麼大的。我女人好像想得什麼妙策，又高聲說起話來了。廳長先生，你要知道我女人的足智多謀，他當下是這

樣說：『會在我們撒過香餌的所在，釣起魚來的人，簡直就是個偷魚賊，無論怎麼樣，我們應該要回這筆香餌的使費呢。』

『當下那穿綿布的胖女人，便這樣說：『胡說，太太，你說我們儘是做賊的嗎？』於是兩

人便駁起口來，漸漸就彼此互罵起來了。噢！兩張嘴都利害，兩個也都不肯饒人的，他們太過高興，聲浪播到對岸去，現在這裏的兩位見證，便帶着笑，喊說：『聲音再小點子好罷！你們不怕妨碍你們先生的雅趣嗎？』

『雖然那樣，我們男的也還和兩棵樹一樣，動也沒有一動，只管端然坐着，好像沒聽見似的，那對眼也只瞧着水上，是一切也聽得見的。』你放屁！……你沒廉耻！……你是賤

貨！……你是小娼婦！越罵越不成話，就船戶也沒那麼下等。』

『不料，我忽的聽了一個聲響，回頭一瞧，只見胖女人正拿着把洋傘打我女人，拍拍的連打了瑪利兩下。這廝也就跳將起來，使出平日本事，抓住胖女人頭髮，在他臉上，像爛熟的梅子往地面落下一般，也拍拍的亂打。我們也只好由他們鬧去，并不想女的便和女的，男的便和男的一味亂鬧起來，不料那穿麻布的瘦子，驀地裏惡魔也似的跳起，就要去抓我女人，唉！到了這時，我也不能當他是一個朋友了，我把他連忙抓住，就在他鼻子上先孝敬了一拳，接着又是一拳，這麼一來，那個男子這樣的展着手和足，四足朝天，

就往潭底的窟窿裏去了。」

「這時，我若是還有功夫，應長先生。我斷然先去救那男子的，湊巧，這時，胖女人占了上風，拚命的打着瑪利，形勢十分危急，我雖然知道救得我女人來，那男的難免喝了一肚水，但就會這樣溺死，再也夢想不到的，心裏倒想：浸一浸這廝也好。」

「於是，我忙走前去，想要把糾結着的兩個人撕開，給他抓，給他咬，真個利害，好容易，足足有五分鐘功夫，方纔拉開了這兩位女將軍，不！或者竟有十分鐘。我回頭瞧時，那裏見有什麼，河裏平如湖面，只聽見那邊的人，喊着『快救！』罷了，這個自然是很應該的事。但是，我並不會溺水，要潛入潭裏，更是不會。」

「一會兒，那看堤的，和兩個拿釣竿的紳士也來了。那個男子，就在我纔說的水深八英尺的窟窿裏找得了！竟就成了隔世的人了！可憐那個穿麻布的小瘦子！這裏我所說的，半點謊話都沒有，盡是實實在在的事實，我一個人是全沒什麼罪的。」

見證也有同樣的證言，就把被告釋放了。